

選自川沙短篇小說集《銀夜叉》

太陽和月亮

2

川沙 1985年秋 北京 南池子

一個真實的夢中的夢

穆香棣想到這些，於是，他就打算假高深地完全用心理學術語來講解。

果然，一會兒，他的和他關係曖昧的她就根本提不出什麼問題了，也就更談不上插什麼嘴了，她只有在那里扭着她的蜂腰晃着她的隆屁股在那里用嘴啃自己的手指甲，還啃得嘎嘎嘎地響，讓他感到她是個人還是個鬼？

穆香棣又想起（夢里也會想？真他媽的怪事情！）有一次他們兩出遠差乘船到豐都住宿的那個晚上，半夜三更，梆子還在敲得梆梆地響（那地方當時還敲梆子！），她就莫名其妙地吓得哭啼啼披頭散發地沖到自己的房間里來了。豐都那個全中國都知道的《封神演義》里鬼城的地方，誰會去出差呢？新聞部文藝組理論小組拍政治處的馬屁，於是，就從我們文藝組採訪組借調人去外調，外調什麼，外調一個那里的從勞改農場才解放出來的老右派，還不見鬼也要去見鬼了！

那倒是好，那晚上他倒是真的見了她原來是個鬼了！

平時道貌岸然的理論小組組長X姓女士，那天晚上竟然脫得象條立起來的白皮豬兒一樣！難怪她的丈夫說她是個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成天在家里只知道噴香水照鏡子的懶蟲，她真的是長得細皮嫩肉白里透紅的象條白皮豬兒。他是那麼地甜蜜地在房間里雲里霧里地和她搞將起來！從床上滾到樓板上，從樓板上滾到板凳上，從板凳上又滾到桌子上，哎呀，簡直不擺了！那個當年窮鄉僻壤的長江邊邊的小縣城里，雖說只是一棟兩樓一底的縣委招待所，一棟捆綁木頭房子，但是，他們那搞得個樓板上、床上、板凳上、桌子上到處都是噁噁噁不絕于耳之聲，卻是永久地留在了穆香棣內心的快樂記憶庫里了。

過程中，兩人都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

“沒有想到我們兩人原來是那麼地般配，而且這種事情搞起竟然是如此地甜蜜而又瘋狂，簡直讓人快樂得象神仙！”

那晚上，他們一直折騰到了天亮雞叫。

後來，他們倆就在那里白天黑夜地連續折騰了四天。再後來，她就說，其實，打從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巴不得哪天要讓他X她。又說真沒有想到你這樣的一個看起來是那麼文鄒鄒的清瘦

書生，下面那玩意兒竟然還有那麼大那麼孔武陽剛那麼讓老娘暈忽騰雲駕霧般地舒服，狗日你一插就差不多插到了老娘的肚臍眼那里去了！進去都二三個小時竟然在里面還越發象根蛇一樣折騰得更厲害，你在床上、樓板上、板凳兒上、桌子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什麼四條腿兒、六條腿兒、八條腿兒前頭后頭上頭下頭的明明堂，我家老X恐怕是做夢都想不出來！你是到哪里去跟那些社會上的壞人學的？我家老X卻是簡直和你正好相反，外表是那麼的虎背猿腰偉岸身軀，可是他的雀兒卻還真的只是只雀兒，又小又軟塌塌的，有些時候還沒有進去就漏湯滴水的瀉了出來，就是進去了，最厲害的時候還沒有你的那玩意兒插得一半那麼深，老子怎麼使勁夾都夾不住，越夾它越軟，幾分鐘就

縮回去了！看樣子是在機關黨委里成天看文件把他看傻了，哪象你那樣成天活蹦亂跳的滿城亂蹓，就象只自由自在的火公鷄！

一天的差事竟然拖了四天！回去竟然找借口說是老右派在勞改農場暗無天日地關得不會說現在人的話了，要打長途電話去找農場黨組織逐字逐句地翻譯他的關鍵詞匯。

“深點兒！深點兒！伸--你這個冤家--”她說。

“緊點兒！緊點兒！勁--你把我吞進去啊--”他說。

那四天里兩人摟在一團耳鬢廝磨的聲音好象現在都還在耳邊回響纏綿.....

三

想到那些，他心里開始有點洋洋自得起來，心想在小女人面前有時就得拿點架子。

但這下卻苦了另一些人，他們的眼里流露出困惑不解的樣子，這時，他開始向他們概略地講解弗氏關於夢的“記憶增強”(HYPERMNESIC)的意義，他談到：

“夢具有自己的記憶，而這些記憶

在清醒狀態下是不可理解的.....”

這時，他們好像更加聽不懂了，于是他給他們講述了一個他自己真實的夢，他講到：

“有一天，仍在這間屋子里，我在沙發上睡着了，於是恍恍惚惚地進入了夢境，仍是在這間屋里，仍是你們這幫子人，你們知道嗎？其所以今天我要點名叫你們這幫子人來聽我講這個夢，原因就是我要驗證一下那天究竟我是不是在做夢？或者說是我們現在究竟是不是大家都在夢里。

現在，又回到那天的夢里去吧。

在那個夢里，這間屋子里朝北的窗戶和朝南的窗戶之間上拉了一根涼衣服的繩子，有人端來了一大盆漂洗得干干淨淨的濕漉漉的白布，剛好有一匹布那樣寬，我站在盆子邊，我母親

就叫我白布往繩子上

涼，於是我就開始往

繩子上涼那白布，

一頭已經掛在了

繩子上，另一

頭仍在那盆子

里，於是我就

用手去提盆子

里的白布，并

把涼上去的白

布的那頭拉下

來扯齊。然

而奇怪的是，盆

里的白布卻是越提越

多，往繩子上涼的白布

也永遠涼不完.....

我一看就急眼了！拼命很快地從盆子里向外提白布，然而就是怎麼提也是也提不完，拼命往繩子上涼白布，似乎永遠也涼不夠。這時我抬頭看，才發現這間昏暗的我父親臨去世前最後睡過的屋子竟然變得愈來愈大和愈來愈空曠，而腳下的盆子也變得愈來愈深而且大了，似乎就像一口無底的水井，井里就象石油噴井那樣無體止地向外噴吐着白布，而且最怪的是涼白布的繩子也變得愈來愈高.....

長長的白布在這空曠的房間里飄來蕩去，像西藏人奉獻給佛主的哈達。又象漢人祭奠亡人的墳上的招魂幡。

“哈！哈！哈！.....好！好！好！.....哈！！！！.....跪下！跪下！.....”

“好！好！好！.....哈！哈！

哈！.....好！！！！.....跪下！按規矩來！.....”

“.....”

屋子靠牆四周的沙發上、床上、椅子上、凳子上到處是人，這時我發現還有我的外公、父親、和父親的一些已經去世和在世的戰友，老鄉和友人等等，他們都在說：

“好！好！.....”

他們笑得十分開心。

我惶惑了，在眾多老人、長者、師者面前，我被三百六十度包圍了一圈，他們一張張笑呵呵的臉，全沖我笑，有嘲笑、有冷笑、有譏笑、有善意的笑、有鼓勵的笑：

“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嘻嘻.....”

“嘿嘿嘿嘿嘿.....”

“呵呵呵呵呵.....”

“哼哼哼哼哼.....”

“咪咪咪咪咪.....”

總之，我把那布晾得越快，他們就笑得越厲害、越起勁.....

不知過了多久，我晾那白布晾得也累了，人也瘦了，肚子也餓了.....我頭重腳輕搖搖晃晃踉踉蹌蹌一頭栽倒在了地上.....

“晾啊！晾啊！晾！晾！.....”

“晾！晾！.....”

我看著他們變了臉，全都氣憤地沖着我喊叫，有幾個人站起來指責我的母親、父親、外公，尤其是教我小學、中學、大學的教師們，而同時，那些在各種場合教育過我也反過來指指點點地數落著我的父母、外公。甚至，有幾個人還氣憤地撲過去在父親和外公身上揍了幾拳.....

這時，我昏倒了在地。

不是累昏了，也不是餓昏了。是被他們的吼叫聲和打罵聲吓昏了。醒來時，我看見父親和外公在捧著我的頭。

“大毛！大毛！你醒了！醒醒！晾吧！晾吧！我們祖輩都是這樣晾那布的，去晾那布吧！.....”外公身著滿清時期的長衫子老淚縱橫地用那古稀的四川鄉音這樣說道。

“香弟呀！香弟呀！你怎麼啦？怎麼啦？喝點水吧！你依了他們吧，去晾那些白布吧，去晾！胳膊擰不過大腿，算了吧.....”

（待續）

